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山東通志卷三十五之二十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湄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朱上林

欽定四庫全書

山東通志卷三十五之二十

藝文志二十 墓碑

濮陽太守陽瓚誄辭

南北朝

顏延年

維永初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宋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彭城陽君卒嗚呼哀哉瓚少稟志節資性忠果奉上以誠率下有方朝嘉其能故授以邊事永初之末佐守滑臺值國禍薦臻王畧中否獯擄開蒙劇剝司

究幽并騎弩屯逼鞏洛列營緣戎相望屠潰瓚奮其  
猛銳志不違難立乎將卒之間以緝華裔之衆罷困  
相保堅守四旬上下力屈受陷勅寇士師奔擾棄軍  
爭免而瓚誓命沈城佻身飛鏃兵盡器竭斃於旗下  
非夫真壯之氣勇烈之志豈能臨敵引義以死殉節  
者哉景平之元朝廷聞而傷之有詔曰故寧遠司馬  
濮陽太守陽瓚滑臺之逼厲誠固守授命殉節在危  
無撓古之烈士無以加之可贈給事中振恤遺孤以

慰存亡追寵既彰人知慕節河汴之間有義風矣建  
元嘉廓作聖神紀物光昭茂緒旌錄舊勳苟有概於  
貞孝者實事感於仁明末臣蒙固側聞至訓敢詢諸  
前典而為之誄其辭曰貞不常祐義有必甄處父勤  
君怨在登賢苦夷致果題子行間忠壯之烈宜自爾  
先舊勲雖廢邑氏遂傳惟邑汲氏自溫徂陽狐續既  
降普族弗昌之子之生立績宋皇拳猛沈毅溫敏肅  
良如彼竹柏負雪懷霜如彼駢駟配服駘衡邊兵喪

律王畧未恢函陝堙阻灑洛蒿萊朔馬東驚胡風南  
埃路無歸轄野有委骸帝圖斯艱簡兵授才寔命陽  
子佐師危臺憬彼危臺在滑之垆周衛是交鄭翟是  
爭昔惟華國今實邊亭憑嶽結關負河縈城金析夜  
擊和門晝扃料敵厭難時惟陽生涼冬氣勁塞外草  
衰過矣獯擄乘障犯威鳴驥橫厲霜鏑高輦軼我河  
縣俘我洛畿攢鋒成林投鞍為圍翳翳窮壘噉噉羣  
悲師老變形地孤援闕卒無半菽馬實拊秣守未焚

衝攻已濡褐烈烈陽子在困彌達勉慰瘡傷拊巡饑  
渴力雖可窮氣不可奪義立邊疆身終鋒枯嗚呼哀  
哉賁父隕節魯人是志沂督效貞晉策攸記皇上嘉  
悼思存寵異於以贈之言登給事疏爵紀庸恤孤表  
嗣嗟爾義士沒有餘喜嗚呼哀哉

漢北海相景君碑

見濟寧州志

惟漢安二年仲秋三日故北海相任城景府君卒嗚  
呼哀哉國維殞寶英彥喪儔列宿虧精晚學後時於

何穹蒼布命授期有生有死天實為之豈夫仁哲彼  
克不遺於是故吏諸生相與論曰上世羣后莫不流  
光芒於無窮垂芬耀於書篇身沒而行明體亡而名  
存或著像於列圖或繫頌於管弦後來詠其德竹帛  
敘其勲爰作誄曰伏惟明府受質自天孝弟淵懿師  
禮蹈循根道核藝抱淑守貞晶白清方克已治身實  
柔實剛乃武乃文遵考孝竭假偕司農流德元城興  
利息民強禦改節微弱蒙恩威立澤宣化行如神帝



嘉厥功授以符命守郡益州路遐戀親躬作遜讓夙  
宵朝廷建英中謹拜秩東行爾追嘉錫據北海相部  
城十九鄰邦歸向分明好惡先以敬讓殘偽易心輕  
黜踰境鳴梟不鳴分子還養元元鰥寡蒙祐以寧蓄  
道脩德繁祉以榮紛紛令儀明府體之仁義道述明  
府膺之黃朱邵父明府三之台輔之任明府宜之以  
病被徵委任致仕民黎思慕遠近搔首農夫失耒商  
人空市隨輦飲淚奈何朝廷奪我慈父去官未旬病

乃困危珪璧之質臨卒不回歔唏賈絕奄忽不留孝  
子彭憚顛倒剝推遂爾克寤永潛長歸州里鄉黨隕  
涕奔哀故吏怡恒歔唏徘徊四海冠蓋驚慟哀懷大  
命有期實惟天付睿主設位明府不就臣子欲養明  
府弗留嗚呼哀哉辭曰關考積幽窆關兮關

翔議郎兮再命虎將綏元元兮規英渠謨主忠信

兮羽衛藩屏撫萬民兮關

恩關

兮宜參關

軼關幹貞兮不永糜壽棄臣子兮仁敷海外著甘棠

兮石勒銘

闕

不忘兮

漢瑯琊王傅蔡朗碑

君諱朗字仲明蓋蒼頡之精尹姬稷之末胃也昔叔  
度文王之昭建侯於蔡以國氏焉迄於平襄周祚微  
缺王室遂卑齊晉交爭強楚侵凌昭侯徙於州來公  
族分遷氏家於圉奕葉載德常歷官尹以逮於茲君  
雅操明允威厲不猛履孝悌之性懷文藝之才包洞  
典籍刊摘沈秘知機達要通舍神契既討三五之術

又采二南之業以魯詩教授生徒雲集莫不自遠並  
至栖遲不易其志簞食曲肱不改其樂心棲清虛之  
域行在玉石之間是以德行儒林智周當世四岳稱  
名帝曰余聞元和元年徵拜博士舒演奧秘贊理闕  
文所立卓爾度躡雲蹤其選士也仰規枉措進聖擢  
偉極遺逸於九臯揚明德於側陋拔茅以彙幽滯用  
齊加以精敏廣罕好是正直規誨之策日陳王庭忠  
讜著烈令聞流行聖朝以蕃國貴先帝遺體或以繼

絕襲位正於阿保未洽雅訓驕盈僭差或蹈憲理非  
引直碩儒莫能匡弼蔡君審行脩德進退可度遷河  
間中尉瑯琊王傳及從經行術之方示以棊謀之威  
率禮莫違乃國用靖雖安國之輔梁孝仲舒之相江  
都靡以加焉勲績既盛帝簡其功將授上位遷以紫  
宮賦壽不永遘此疾元年五十八永興六年夏卒嗚  
呼哀哉凡百君子咨痛罔極殷懷神悼關流測如  
何昊天喪我師則爰勒斯銘式昭其德天敏明哲於

赫我君含宏廣大元覽孔真潛樂教思韞玉衡門雲  
龍感應養徒三千珠藏外耀鶴鳴聞天若時徵庸登  
祚王臣統彼前疑定此典文叅佐七德俾相二藩身  
沒稱顯永遺令勲表章揚名垂示後昆

漢泰山都尉孔宙碑

見曲阜縣志

君諱宙字季將孔子十九世之孫也天姿醇嘏齊聖  
達道省習家訓治嚴氏春秋緝熙之業既就而閨闈  
之行允恭德音孔昭遂舉孝廉除郎中都昌長祗傳

五教尊賢養老躬忠恕以及人兼禹湯之罪已故能  
興朴素於彫敝濟弘功於易簡三載考績遷元城令  
是時東嶽黔首徯夏不共釁鼓戢兵遺畔未寧乃擢  
君典戎以文脩之旬月之間莫不解甲服罪載芟載  
耨田畷喜於荒圃商旅交乎險路會鹿鳴於樂崩復  
長幼於酬酢關會遭篤病告困致休得從所

好年六十一延熹六年正月乙未遂卒貴速朽之反  
真慕寧儉之遺則窳窳不華明器不設凡百邛高德

音靡述於是故吏門人乃共陟名山采嘉石勒銘示  
後俾有夷式其辭曰於顯我君懋德惟光紹聖作儒  
身立名彰貢登王室閭閻是更夙夜匪懈在公明明  
乃綏二縣黎儀以康於天時雖撫茲岱方翦彼凶覆  
俾闕南畝孔饒山有夷行豐年多黍稱彼兕觥

帝賴其勲民斯是皇疾疢不復乃委其榮忠告慤懃  
屢省乃聽恭儉自終簞簞不陳生播高譽沒垂令名  
永矢不刊億載揚聲



漢衛尉衡方碑

見汶上縣志

府君諱方字興祖肇先蓋堯之苗本姓

闕

則有伊

尹在殷之世號稱阿衡因而氏焉

闕

土家於平

陸君之烈祖少以儒術安貧樂道履該顏原兼脩季

由閩斯行諸砥仁癘

闕

土階夷愍之貢經常伯

之賓位左馮翊先帝所尊垂名竹帛考廬江太守兄

雁門太守

闕

孝長發其祥誕降於君天資純懿

相前之美少以文塞敦龐允元長以欽明耽詩悅書

關

秋仕郡辟州舉孝廉除郎中即

關

侯相膠東

令遵尹鐸之導保障二城參國起按班敘

關

本

肇末化速郵置州舉尤異遷會稽東部都尉將繼南

仲召虎之軌飛翼軫之旌操

關

綏來王之蠻

會喪太夫人感倍人之凱風悼蓼莪之劬勞寢闇苦

關  
仍

上言倍榮向哀札服祥除徵拜議郎右平太

守尋李廣之在邊恢魏絳之和戎戎戢土佚費省巨

億懷

關

靜有績遷潁川太守脩清滌俗招拔

隱逸光大茅茹國外浮關淡界繆動氣泄狂關

歸來洙泗用行舍藏徵拜議郎遷太醫令京兆

尹舊都餘化詩人所詠並有亡新君關

隆寬

慄鷄火光物隕霜剗姦振滯起舊存亡繼絕恩降乾

太威肅剝坤本朝錄功入登衛關翼紫宮夙夜惟

寅委蛇在宮有單襄穆典謨之風詔選賢良招先逸

民君務在關失順其文舉已從政者退就勅中永康

之末君衛孝桓建寧初政朝用舊臣流拜步兵校尉

處六師之帥維時假階將授袞職受任浹旬奄離寢疾年六十有三建寧元年二月五日癸丑卒詔遣使

闕弔賻禮百賓臨會莫不失聲其年九月十七日辛

酉葬蓋雅頌興而清廟肅中庸起而祖宗闕故仲尼

既歿諸子綴論斯干作歌用詔於宣闕以旌德銘以

勒勲於是海內門生故吏闕采嘉石樹靈碑鐫

茂伐祕將來其辭曰峩峩我君懿烈孔純高朗神武歷世忠孝馮隆鴻軌不忝前人寬猛不主德義是經

韜綜項關温故前呈攬英接秀踵迹晏平初據百里

顯顯令聞濟康下民曜武南會邊民是鎮惟憂及退

身叅議帝室剖符守藩北靖關有關有聲旋守中

嶽幽滯以榮邁種舊京關含澤戴仁關攸

寧克長克君不虞不陽維明維允耀關馨香能哲能

惠尅亮天工人統關趕趕光光法言稽古道而後

行兢兢業業素絲羔羊閭閻侃侃顯顯昂昂何規履

渠金玉其相蹇蹇王臣羣公憲章樂只君子關無

疆銘勒金石

闕

問

闕

萬世是傳門生平

原樂陵朱登字仲

漢金鄉長侯成碑

見金鄉縣志

君諱成字伯盛山陽防東人也其先出自豳岐周文  
之後封於鄭鄭共仲賜氏曰侯厥裔宣多以功佐國  
要盟齊魯嘉會自邠因以為家焉漢之興也侯公納  
英濟太上皇於鴻溝之祝謚曰安國君曾孫酺封明  
繞侯光武中興元孫霸為臨淮太守擁兵從光武平

定天下轉拜執法右刺姦五威司命大司徒公封於  
陵侯枝葉繁茂或家河洧或邑山濟君則上黨太守  
之弟幼履慈孝之德長執忠蹇之操治春秋經傳綜  
書傳以典籍教授滋滋履真安貧樂道忽於時榮敬  
上接下溫故知新翹節建志冠於羣倫孝友內著仁  
義外宣郡請置主簿督郵五官掾功曹守金鄉長即  
家假印綬君介心如石不易其志刺史嘉其高名辟  
部東平泰山治中役事君叡精謙虛委蛇衡門以禮

膺桓名德可尊行顯身隱縣興養神聖人制命曰仁  
常存今胡不然喪此國偉君年八十一建寧二年歲  
在己酉四月二日癸酉遭疾而卒嗚呼哀哉於是遐  
邇士人祈祈來庭集會如雲號哭發哀泣涕汎瀾將  
去白日歸彼元音同盟必至縞素填街存存顯名終  
有遺勲魂如有靈嘉斯寵榮於是儒林衆攜惟想形  
景乃樹立銘石以揚淑美其辭曰於穆君德姿履正  
平乾皇所挺應符如生耽藝樂術怡忽世榮虛位禮



請介然不傾壽非南山不俟河清梁木圮顏鴻儀摧  
零昆嗣切剝哀慟感情乃銘乃勒儀載永寧

漢淳于長夏承碑

見安丘縣志

君諱承字仲究東萊府君之孫太尉掾之仲子右中  
郎將弟也累葉牧守印綬典據十有餘人皆德任其  
位名豐其爵是故寵祿傳於歷世榮勳著於王室君  
鍾其美受性淵懿含和履仁治詩尚書兼覽羣藝靡  
不尋暢州郡更請屈已匡君為主簿督郵五官掾功

曹上計掾守令冀州從事所在執憲彈繩糾枉忠潔  
清肅進退以禮允道篤愛先人後已克讓有忠察孝  
不行大傳胡公歆其德美旌招俯就羔羊在公四府  
歸高除淳于長到官正席流恩褒善糾姦示惡旬月  
化行風俗改易輻軒六轡飛躍臨津不日則月昊天  
不弔殲此良人年五十有六建寧三年六月癸巳淹  
疾卒官嗚呼痛哉臣隸辟躄悲慟左右百姓號咷若  
喪考妣孩孺憤泣切怛傷催勒銘金石惟以告哀其

辭曰於穆皇祖天挺應期佐時理物紹蹤先軌積行  
勒約燕於子孫君之羣戚並時繁祉名名君德令聞  
不已高山景行慕前賢列庶同如蘭意願未止中遭  
冤友不終其紀夙世實祚早喪懿寶抱器幽潛永歸  
蒿里痛矣如何行路感動儻魂有靈垂後不朽

周車騎大將軍賀婁公神道碑

南北朝

庾信

昔者軒丘命氏初分兄弟之姓若水降居始建諸侯  
之國自是以官為族因地為宗水派枝分其可知矣

公諱慈字元達本姓張清河東武城人也仕於周張仲為孝友謀於晉張老為忠臣韓有開地則五世強國趙有孟談則三卿不戰祖慶少習邊將憑仗智勇雖復五車竹簡不取博士之名一卷兵書即以將軍自許角端在手必無齊魯之侵蓮花插腰甚得蛟龍之氣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霸城縣開國伯贈河州刺史父璨公子公孫有鑑基於天下良弓良冶有世業於家風書則百家可知劍則千人可

敵三槐以萬鼎象物知其神奸五等以桓珪班瑞守  
其宮室君以才望兼而有之終於使持節車騎大將  
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武定縣開國公贈河州刺史  
惟公兼山岳之靈受星辰之氣年在髫髮甫就勝衣  
竹馬來迎已知名於郭伋羊車在道即見賞於王澄  
豈值童子明經書生說卦而已至如禪河清論秋水  
高談故以辨折龜林聲馳鹿野國家官族君為首姓  
起家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襲爵為公增邑合一千

六百戶弱冠登朝傳呼甚寵漢魏臺鼎故無此比中  
朝方伯罕有其侔大家宰任總機衡是勤王畧惜君  
忠壯委以爪牙乃領左廂親信出為梁州防主華陽  
西極漢水東流巴濮既寧沈黎即靜保定四年王師  
北伐以君驍勇被召將兵師下宜陽身登函谷將燒  
白馬之城以覆鳥巢之壘既而中途甚雨未獲圍原  
軍帥聞喪不成侵宋柱國趙王今上之第九弟也文  
則河間上書武則任城置陣作鎮岷丘揚旆錦水白

虎之俗難安黃龍之盟不定以君智畧入佐中權天和元年授使持節大都督治柱國總府司錄仍轉司馬餘官封如故相如西喻鏤石於靈山武侯南征浮船於瀘水方之今日彼獨何人九品課工為上之下四年入朝歸事宰旅即受載師大夫將命齊國尋盟出境即用和隣之儀入國聞喪仍從會葬之禮可使南面此之謂乎尋以本官入治軍正至如渭水兵書在心為志軒丘陣法聚石成圍既而師不疲勞兵無

怨讎入陪中禁更領儀同郎舍城池門闌戶籍咸資  
巡警並用司存帝城近臣公室密戚如逢司隸似畏  
都官既而孤城鄭嫗不相其年巴水涪翁不醫其疾  
春秋三十有三奄捐官舍呂子明之疾甚歎軫吳王  
阮文瑜之長逝悲深魏主有詔贈某官禮也以建德  
四年三月日歸葬於河州苑川郡之禁山公六郡良  
家西河鼎族地壯金行人雄塞氣兵書七卷河水浮  
來射法三篇天弧夜下鋒旗不息刁斗恒驚猶得馬



上讀書軍中習禮太史子義善於謀策諸葛公休長  
於撫御四代儀同三司七世河州刺史鍾鼎成列冠  
蓋連陰謂生為貴臣死為貴神者也但以遊魂久客  
反葬途遠道阻山長妻孤子幼哀聲滿野愁氣連雲  
况復松檟飄颻方臨武威之戍丘陵迴遠直對臨洮  
之城馬援亡於武漢尸柩返於魏里梁鴻死於會稽  
妻子歸於平陵嗚呼哀哉嶇崎遠矣昔者繁昌祠前  
即有黃金之碣德陽墓下猶傳青石之碑是謂勒功

乃為銘曰七葉佐漢五世相韓忠臣入仕孝友當官  
青城仙洞黃石祠壇臺堪走馬書足迴鸞武定風飈  
霸城嚴肅並馳雙傳俱分兩行重世刺舉連鑣袞服  
草靡青丘風馳赤谷世不乏賢挺茲上嗣孝有三德  
忠無二致劍足身挺書堪面試旂節既秉高蟬且珥  
龜轉印函蛇盤綬笥左右將軍前後常侍繼踵五侯  
因循三事旂旃九坂艫舳雙流還驅木馬更引金牛  
江波錦落火井星浮樽酒望帝安歌蜀侯受脈河陽

偏師洛浦置陣成軍連營廣武朝兵滅竈夜營多鼓  
箭起六麋鋒摧九虎倏忽人世俄然今古崇發兩星  
鑿驚二豎遊魂通夢言返舊塋紫泥賜冊黃腸贈行  
途登石紐路入金城寒關樹直秋塞雲平劍埋合柱  
書藏鑿楹武侯為廟樂公為社雲蓋低臨霓裳紛下  
碑枕金龜松橫石馬永矣身世畱名華夏

劉先生夫人墓誌銘

南北朝

任彥昇

既稱萊婦亦曰鴻妻復有令德一與之齊實佐君子

簪蒿杖藜欣欣負載在冀之畦居室有行亟聞義讓  
稟訓丹陽弘風丞相籍甚二門風流遠尚肇允才淑  
閭德斯諒蕪沒鄭鄉寂寥楊冢參差孔樹毫末成拱  
暫啓荒埏長扁幽隴夫貴妻尊匪爵而重

南陽鄭文公碑

北魏闕名

公諱義字幼麟司州滎陽開封人也肇洪源於有周  
胙母弟以命氏桓以親賢司徒武以善職並歌緇衣  
之作誦乎奕世降迄於漢鄭君當時總節讓以振高

風大夫司農創解詁以開經義迹刊圖史美灼二書  
德音雲翻碩響長烈揚州以十策匡時司空豫州以  
勲德著稱高祖畧恢亮稱素味道居真州府招辟莫  
之能致值有晉弗竟君道陵夷恥曜虔劉避地冀方  
隱括求全靜居自逸屬石氏勃興撥亂起正徵給事  
黃門侍郎遷侍中尚書贈揚州刺史曾祖豁以明哲  
佐世後燕中山尹太常卿濟南貞公祖溫道協儲端  
燕太子詹事父曠仁結義徒績著寧邊拜建威將軍

汝陰太守綿榮千載聯光百世自非積德累仁慶屆  
無窮其孰能傳輝踵美致如此之遠哉可謂身沒而  
名不朽者也公懷三靈之淑氣應五百之恆期乘和  
載誕文明冠世篤信樂道據德依仁孝弟端雅質言  
愍行六籍孔精百家備究八索九丘靡不昭達至乎  
人倫禮式陰陽律歷尤所留心然高直沈默恥為傾  
側之行不與俗和絕於趨向之情常慕晏平仲東里  
子產之為人自以為博物不如也蘊斯文於衡泌延

德聲於州閭和平中舉秀才答策高第擢補中書博士彌以方正自居雖才望稱官乃歷載不遷住清務簡遂乘閑述作注諸經論撰話林數弓莫不元契聖理超異恒儒又作孔顏謠靈巖頌及諸賦詠詔策辭清雅博皆行於世也以才望見陟遷中書侍郎又假員外散騎常侍陽武子南使宋國宋主客郎孔道均就邸設會酒行樂作均謂公曰樂其何如公答曰哀楚有餘而雅正不足其細已甚矣而能久乎均默然

而罷移年而蕭氏滅宋雖延陵之觀昔詩鄭公之聽  
宋樂其若神明矣朝廷以公使協皇華原隰斯光遷  
給事中中書令總司文史敷奏惟允國之律令是所  
議定公長子懃邕容和令器望兼資早綜銓衡能聲  
徽著敦詩說禮尤精易理季子道昭博學明雋才冠  
秘穎研圖注篆超侍紫幄公行於前吏部秘書隨其  
後凡厥庶寮莫不欽其人也於時有識比之三陳後  
年不盈紀懃給事黃門侍郎太常卿使持節督齊州



諸軍事平東將軍齊州刺史道昭秘書丞中書侍郎  
司徒諮議通直散騎常侍國子祭酒秘書監司州大  
中正使持節督光州諸軍事平東將軍光州刺史父  
官子寵才德相承海內敬其榮也先持假公太常卿  
滎陽侯詣長安拜燕宣王廟還解太常其給事中中  
書令侯如故從容鳳闕動即可則冠婚喪祭之禮書  
疏報問之式載之制矣民體行矣雖位夫槐鼎而仁  
重有餘太和初除使持節安東將軍督兗州諸軍事

兗州刺史南陽公德政寬明化先仁惠不言之治穆如清風梓桑有敬讓之高朝市無鞭撻之刑即道之美不專於魯矣太和中徵秘書監春秋六十有七以寢疾薨於位凡百君子莫不悲國秀之永沈哀道宗之長覆皇上震悼痛百常往遣使贈襚策贈有加謚曰文祭以太牢以太和十七年四月二十四日歸葬於熒陽石門東南十三里三皇山之陽於是故使主簿東郡程天賜等六十人仰道墳之緬邈悲鴻休之

未刊乃相與欽述景行銘之元石以揚非世之美而  
作頌曰爰鑿往紀督覽前徽有賢有聖靡弗應時繇  
實契妣旦亦協姬於穆我公誕降應期伊昔桓武並  
美司徒恭惟我君世高望族作岳河究澤移草木刊  
石銘德光如日燭

房彥謙碑

唐  
李百藥

易稱易之為書也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故君子居則  
觀其象動則觀其變進退之數有定存亡之機可見

昔賈生董相抱命世之資懷王佐之才而速遭一世  
擯厭當年軼風雷以長鳴絕雲霓而鍛翮樂天知命  
順時守道雖逝川寂其浸遠而盛德久而彌新昔之  
玉質金相求友生於千載蘭芳桂馥起同氣於九原  
則有之矣緬懷庶幾之道詳觀出處之跡可以追蹤  
成業繼踵清塵者其惟都督臨淄定公馬公諱彥謙  
字孝冲清河人也十二世祖植大司空封莊武侯七  
世祖謀燕大尉掾曾祖相州主簿襲爵莊武侯祖翼

曹州主簿龔爵莊武伯父伯熊辟開府行清河廣川  
二郡太守公稟元精之和粹體淳懿之淑靈心運天  
機性與道合溫良恭儉博極羣書遠近遊學聲來響  
應自遷宅齊土里稱冠蓋庭茂芝蘭行則連騎居則  
列鼎雖比封君不之過也公明天人之際述堯舜之  
道固宜弘獎名教溥利生民州郡之職蓋非其志郡  
初辟為曹州主簿公以周隋禪代紀綱紊弛勉而從  
政乃整齊風俗申明獄訟進善黜惡

闕

政教嚴明

吏民悅服利物之仁不為自德不貪之實非畏人知  
隋初薦揚人物州縣敦逼公以疾辭後隋帝忌憚英  
雄不許晦跡丘園公懼而應舉授吏部承奉郎遷監  
察御史轉秦州總管錄事叅軍尋以朝集入京論考  
課之法不能見用改遷許州長葛令公鎮之以清靜  
文之以禮樂訟以道息災以德弭百姓感悅不忍欺  
遷鄆州司馬以州廢解任歸大業初妙選賢良公應  
舉超赴京洛公以朝綱頽壞起而就徵攬轡登車即

有澄清天下之志於是激濁揚清風馳草偃進擢者  
不致謝言受刑者咸無怨色自非道在至公信以被  
物其孰能與於此哉既而王政陵夷小人道長忠信  
靡用大業十二年出為涇陽令未幾遘疾以其年五  
月壬申終於官舍春秋六十有九生子元齡佐輔大  
唐太宗皇帝眷言才子有懷遺烈貞觀三年詔贈都  
督徐州五州諸軍事刺史四年追贈臨淄公食邑一  
千戶謚定公五年三月安厝亭山縣趙山之陽惟公

風度凝重神英沈邃爰自幼年孝友淳至行周於物  
寒暑不易其心智周於身變通不窮其數而靈祇多  
忍幽明永隔豈不哀哉於是四方同志之士百里懷  
音之客式追盛烈共勒豐碑百藥爰以疇昔交遊乃  
為銘焉其辭曰遐觀方冊歷選人倫名固難假德必  
有鄰簡侯攸訓天齊分命世祀有徵重光無競顯允  
君子丕承寵光元門味道幽谷迷芳儀鳳潛形彫龍  
振藻弘之在人一變至道三徑雖阻八絃方密儻俛



末班逶迤下秩履斯周行垂此丕基才高位下有志  
無時遺構有憑高門以闕眷言上壽方期永錫

顏杲卿墓銘

唐

顏真卿

贈太子太保謚忠節朝散大夫顏杲卿墓銘銘曰太  
保烈烈抗茲忠節徇國儀刑見危身殺玄宗仗言售  
詐亮羯寵極災挺稱兵向闕河朔鼎沸潼關書閉天  
下寒心王旒若贅虵豕十萬淬人霜雪公以渺身毅  
然奮發逆黨株連土人披抉人知效忠國用不斃恩

寵三座榮如九列王命來臨孤城已滅身懸鋒刃口  
詈不絕先聖感忠保儲贈碣刻諸金石恩表墓綴遠  
莫致之畱斯江滢日月有既徽猷無缺

朝議大夫徐府君神道碑銘

唐

顏真卿

自古遭盛名而功不立都卿相而名不稱者蓋有之  
矣其或荷丕構而繼志不忘在下位而能伸其道克  
揚前烈以承後昆其唯徐君乎君諱秀東海剡人也  
其先出於伯益實掌舜虞裔孫偃王躬行仁義遂因

國命氏焉厥後樂以文侍金門禕以禮優塵榻僊人  
寄傲於聖賢偉長首冠於應劉英達相承有自來矣  
宋有中書侍郎達之司空羨之兄秘書監欽之欽之  
子尚書僕射中書令湛之湛之生黃門侍郎聿之聿  
之生齊太尉孝嗣孝嗣生梁侍中緄緄生陳五兵尚  
書君敕君敕生丹陽尹溫自司空已還四為上公五  
降帝女尹生隋民部侍郎唐贈秘書監諱恕監生金  
紫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兼禮部尚書諱筠尚書生

庫部郎中萬年令太子詹事諱昕皆以盛德濟美垂於世家君即詹事第三子也幼而聰悟篤學能屬文事繼親以孝稱十餘歲時父友鳳閣侍郎姚元崇示君五百字詩一覽便誦姚公竒之因謂訥言狄公曰徐子珠華玉潔後但不知命何如耳年十五為崇文生應舉考功員外郎沈倫期再試東堂壁書賦公援翰立成沈公駭異之遂擢高第調補幽都縣尉兗州國尚書趙彥睽朔方節度判官以事去職又歷蔡州

參軍為御史宋遷關內覆囚判官公銳精鞠訊多所  
全活宋公以為言公正色謂之曰僕從祖父司刑卿  
天授中詳理冤獄振雪者七十餘家今子孫猶困於  
襄陵豈忍以東濕之事以自便也因頓首請去宋謝  
而留之無何或訟冤於執事者召公問狀則他判官  
之為也宋欲別白旌公公曰僕雖不材豈可籍人之  
過以為己功乎論者休之戶部侍郎徐知仁請為招  
慰南蠻判官奏課居最轉瀛州司法參軍侍御史趙

頤貞辟宣慰判官歷湖州德清長城潤州丹陽三縣  
尹天寶二載春二月加朝散大夫敕攝新安郡別駕  
採訪使齊澣梁昇卿並奏為判官六載秋七月拜臨  
淮郡長史加朝請大夫九載夏四月除濟南郡司馬  
加朝議大夫十二載春三月拜信都郡長史不幸感  
疾天寶十三載秋七月九日終於郡之官舍春秋七  
十公先世塋壠宅於京師少陵原詹事府君巡按河  
南薨於洛汭因葬於緱氏縣西南大寇原公啓手足

也顧命其子今侍御史續曰吾家代儉約不欲華衆  
歸全之後其以布車一乘虔祔先塋續泣而奉之及  
其葬也塋小無便地於次東馬鞍山下得紫龍飲乳  
岡之原龜筮從也夫人南陽君樊氏戶部尚書子蓋  
之曾孫袁州刺史文器之孫盧江太守季節之女仁  
孝柔明聞於禮度左右圖史雅善琴棋中外孤弱躬  
自收視俾夫遠近咸懷安之春秋六十有八棄堂帳  
於相州之安陽天寶十五年秋八月十有四日爰遵

周公之典而合祔焉禮也廣德二年春二月皇帝有事於南郊追贈君都督梁州諸軍事梁州刺史夫人南陽郡太君蓋以纁簪白筆於赤墀董財賦於巴漢是用有永錫之寵紆褒崇之命哀榮之盛不其至矣君凡四為綱佐六奉使軒所至之邦必聞異績舉天下之政事莫不咨折中焉性嗜清貧室無長物孤兒叢萃皆仰於君既嬰沈痼之疾綿歷三載纁請就上國之醫庶其逢吉君曰闔門之資者寸祿也今疾劇



命也吾不以一身易百口竟不從而歿識者哀之或謂君曰吾奉養嫠姊用度萬錢糶諸姑縑纒五兩姑見君笑而不答退謂續曰吾見其撫孤不見其怨德教義之士有以見其用心也君恬淡寡欲雅好攝生在新安或指靈叟於洞君齋心四日深入其阻而後關之訊其由來陳思王東閣祭酒蔣關也關

歷歷可聽君稽首而靳之叟曰從我乎必可度世君以王事靡盬退而辭焉比迴顧則為茅草矣初君上

計濟南展羣祖之墓松檟森然徽猷莫紀留居論譔  
以成先德之不忘

闕

繫是舉也嗚呼君體聰穎

之上姿恬曠之夷度寬明足以濟衆和義足以長人  
口絕莠言目無還視立身先張仲之志與朋服子路  
之言內行可以質神明清規可以勵風俗宜克享胡  
耆荷天之寵光輔乎漢之得人高視乎周之列位而  
道之將喪命不偶時屈輿驥於身前墮峴碑於歿後  
吁足歎也春秋貴九世卿族漢史稱七葉珥貂陪臣

於下士卑僚絕屬於天潢戚里豈比夫登臺者四世  
尚主者五人焜耀於數朝之間蟬聯於百代之下可  
同年而語矣續懿文懋學峻節清標天寶末陷居賊  
中為偽命連辟辭疾不起謀使家人與本朝通計為  
部曲所發遂遭禁詰一日之中議刑者數焉俄而官  
軍大至賊黨奔北由是獲免乾元中奉使巴渝屬段  
子璋搆逆流輩十人皆被屠害以續高名欲畱同惡  
期之以死承劍不回時諸道徵求之不堪命續至之

邦必荷仁信如期而畢則

闕

將崇必復之矣寧

止當朝之望俾銘功伐敢墜斯文其辭曰蓋為帝虞  
偃不異途世表東海其惟徐乎或武或文或哲或儒

休美後昆厥德不孤猗邠都督克懋遠圖邦國四佐  
輜軒六徂樹聲長世與道為徒爰覲幽光無寧集枯  
仁義都盡彭殤曷殊所嗟人紀莫展嘉謨馬鞍山北  
龍乳岡隅於焉崇祔先志靡渝豐碑崔嵬宰樹紫紆

曹成王碑

唐  
韓愈

王姓李氏諱臯字子蘭謚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  
國曹絕復封傳五王至成王成王嗣封在玄宗世蓋  
於時年十七八紹爵三年而河南北兵作天下震擾  
王奉母太妃逃禍民伍得間走蜀從天子天子念之  
自都水使者拜左領軍衛將軍轉貳國子秘書王生  
十年而失先王哭泣哀悲弔客不忍聞喪除痛刮磨  
豪習委已於學稍長重知人情急世之要恥一不通  
侍太妃從天子於蜀既孝既忠持官持身內外斬斬

繇是朝廷滋欲試之於民上元元年除温州長史行  
刺史事江東新剗於兵郡旱饑民交走死無弔王及  
州不解衣下令拊鎖擴門悉棄倉實與民活數十萬  
人奏報陞秩少府與平袁賊仍徙秘書兼州別駕部  
告無事遷置於衡法成令脩治出張施聲生勢長觀  
察使噎媚不能出氣誣以過犯御史助之貶潮州刺  
史楊炎起道州相德宗還王於衡以直前謾王之遭  
誣在理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囚服就辯入則擁

笏垂紳坦坦施施即貶於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後跪  
謝告實初觀察使虐使將國良往戍界良以武岡叛  
戍衆萬人斂兵荆黔洪桂伐之二年尤張於是以王  
帥湖南將五萬士以討良為事王至屏兵投良以書  
中其忌諱良羞畏之降狐鼠進退王即假為使者從  
一騎蹕五百里抵良壁鞭其門大呼我曹王來受良  
降良今安在良不得已錯愕迎拜盡降其軍太妃薨  
王棄部隨喪之河南葬及荆被詔責還會梁崇議反

王遂不敢辭以還升秩散騎常侍明年李希烈反遷  
御史大夫授節帥江西以討希烈命至王出止外舍  
禁無以家事關我裒兵大選江州羣能著職王親教  
之搏力勾卒羸越之法曹誅五畀艦步二萬人以與  
賊還噉鋒蔡山踣之剗斬之黃梅大鞬長平鑿廣濟  
掀蘄春撤蘄水掇黃岡筴漢陽行趾汉川還大膊蘄  
水界中披安三縣拔其州斬偽刺史標光之北山稽  
隨光化措其州十抽一推救兵州東北屬鄉還開軍



受降大小之戰三十有二取五州十九縣民老幼婦  
女不驚市賈不變田之果穀下無一跡加銀青光祿  
大夫工部尚書改戶部再換節臨荆及襄真十三百  
王之在兵天子西巡於梁希烈北取汴鄭東畧宋圍  
陳西取汝潯東都王坐南方北向落其角距賊死咋  
不能入寸尺亡將卒十萬盡輸其南州王始政於溫  
終政於襄恒平物估賤斂貴出民用有經一吏軌民  
使令家聽戶視奸宄無所宿府中不聞急步疾呼治

民用兵各有條次世傳為法任馬彛將慎將鏐將潛  
偕盡其力能薨贈右僕射元和初以子道古在朝更  
贈太子太師道古進士司門郎刺利隨唐睦徵為少  
宗正兼御史中丞以節督黔中朝京師改命觀察鄂  
岳蘄沔安黃提其師以伐蔡且行泣曰先王討蔡實  
取沔蘄安黃寄惠未亡今余亦受命有事於蔡而四  
州適在吾封庶其有集先王薨於今二十五年吾昆  
弟在而墓碑不刻無文其實有待子無用辭乃序而

詩之辭曰太支十三曹於弟季或亡或微曹始就事  
曹之祖王畏塞絕遷零王黎公不聞僅存子父易封  
三王守名延延百載以有成王成王之作一自其躬  
文被明章武薦峻功蘇枯弱彊齟其姦猖以報於宗  
以昭於王王亦有子處王之所惟舊之視蹶蹶陞陞  
實取實似刻詩其碑為示無止

韓國昌神道碑

唐  
吳 畦

長河北控粵有粵壤厥為全魏其中土宜耕俗最淳

孝子忠臣義夫節婦觸類可觀比屋可封地勢自然  
物理斯在是以代有將軍稱義兵控北敵之咽喉扼  
南燕之襟帶歲月鞏固朝野賴之至於命師臨戎非  
賢則德或失其統馭則禍必起於蕭牆昔廬江公承  
襲一方子孫三世建及哀季始墮弓裘四人切弱苦  
之音六郡當舉嬴之患乃督三軍之衆千萬同心英  
雄應選僉命我公雄仁蘊長者之譽德負不孤之聞  
語其力則五丁比肩較其藝則三傑齊價秉磊落大

度挺昂藏偉才河山之精貌貅之勇表率魏拜瀝懇  
魏人天道照臨宸衷慰悅軺使磨至軍務克諧不踰  
期月爰登魏博節度至三台之重公感嘆遙駐罔極  
之誠驟冀追崇之寵天子乃嘉其大孝錫以珥貂用  
副孝思式贊幽壤公既獲拜今位念哀榮無常若不  
即以刊之貞石無以聞將門之業無以傳曠古之名  
因授以賓徒俾詳其事繫吳畦序焉公諱國昌世系  
汝南人也其先與周同姓姬氏其後苗裔事晉得姓

於韓故曰韓武子武子世本云萬生遜伯生伯生伯  
簡伯簡生子與子與生獻後四十世有韓厥從封為  
韓氏厥孫於景公三年屠岸賈將作亂誅靈公之賊  
趙盾盾亡死矣欲誅其子趙朔韓厥止之告賈賈不  
聽厥告趙朔朔曰子必不能絕其事賈誅趙厥稱疾  
不出卒全其孤春秋書之至於秦晉會盟楚漢襲服  
縛有勲烈犖然功庸迄於我唐不絕流派公累代魏  
將剖分符節曾祖魏博節度押衙祖朝魏博節度押

衙兼臨清鎮邊都知兵馬使檢校國子祭酒兼侍御  
史烈考魏博節度押衙充都知兵馬使檢校國子祭  
酒兼御史中丞公之為人天假樹忠神符抗節好  
謀而斷知幾而明約言有常敏行無玷以孝弟成其  
身以文武全其才少節承祖宗之餘芳長最好孫吳  
術讀黃石書指力爭為末燼笑氣吞為細事常慕攝  
衣決勝坐籌出奇軍中少年靡不取則時值王室為  
難邊疆舉烽公乃拔自偏裨擢於列藩尋擊賊有功

乃行賞酬庸論功載筆是時洋溢懋蹟光塞宇宙心  
服軍旅名垂竹帛藩翰可期芳訊繼臨密詔垂下公  
倜儻成癖優游素深時雖料敵摧堅不廢吟風嘯月  
執堅守冑銳氣難奪自思今若終天力絕不顧骨骸  
後時願乞陪臣不越吾土遂脫輻謝病掛冠養高緡  
紳有聞物論稱平尋以牽復舊位脫履王畿監止於  
方鎮懋績崇榮其孰能宗歟公始及禔副載分劇職  
入奉訓齊之令出揚整肅之權推公而直若引繩行



已而平若止水言不好美服不好華卷舒自得於時  
宜喜怒不形於顏色崇善觸邪柯葉不遺紫縣最冠  
於羣公青服靡遺於衆卒藹若聞望誼然令圖公非  
獨王事有作復乃閨門立成稜稜而廷訟惟嚴察察  
而鄉義尤峻先教之仁義後導之以詩書諭雍容禮  
讓之節示惻隱慈愛之心馳騁田獵雜服詭辭趨若  
仇讎屏如蝎螫肆我武勇平成以賴適方一箭發而  
號猿猱三尺舉而吼龍虎矛質山立旌旗血融言其

壯則扛鼎拔山顧其勇則馮河遂日七十城而應敵  
下四十萬而乘時抗此乃用武之克捷行師無不利  
者若以膽雲望氣一否一臧辨成敗之機宜監吉凶  
之休咎則武非文而不備文非武而不揚實共濟而  
相恤無殊塗而別蹤矧予纔立名業仗弓劍者也予  
之身甘為不肖孜孜以未墜之緒力於命予者其庶  
幾乎議者乃報報絕詞唯唯而退武宗涖祚初年逆  
賊拒命天討薦加常從廬江公以勦叛廬江公異公

英勇以前衝弦道係將累日公度其軍勢相以人心  
杌上之可期若在穀中耳廬江曰魏師以久不振旅  
時無恒心今乃越境而出若非肅齊則衝敗莫制若  
悅豫其情則前驅不踵公情其向背妙以機謀督餽  
餉之心敦戰伐之道在爪牙者却駢羅於後如市者  
皆跨列於前自然表裏相應寬猛得中此勇之大勢  
也廬江乃俞良策卒成大功鎮山東壯武之聲擅日  
下勤王之効莫不由此言無謬歟公雖初心不求朝

拜藩府所獎符竹為先遂遷攝具州刺史兼本管効  
奏御史中丞公既解戎韜俄從郡政三尺之綱條不  
紊四知之敬慎惟敷瘡疲既起於沈滯勞逸復均於  
疴癢雖黃霸行教龔遂立誠求之北方孰以優劣公  
忽不自憚嘆久從軍中心無逸冒馬勞金瘡之績竊  
蹈忠履信之名稼穡少知艱危歷試不縻好爵不伐  
殊勞避授鉞於他邦止建侯於我土今齒髮云邁桑  
榆足悲胡可尚存碌碌勞勞不知間居適志遂乃命

納軾旗終賁林野又言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以大中六年七月十二日寢疾薨於魏州元城縣德教里之私第享年六十有六以大中八年二月二十五日殯於魏州莘縣脩善鄉依仁里至咸通二年六月二十六日贈左散騎常侍夫人清河張氏同時月日贈清河郡太君有子三人長曰君雄魏博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御史大夫仲曰靖魏博節度押衙兼部從檢校太子賓

客兼侍御史季曰楚魏博節度押衙兼刀斧匠檢校  
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噫公以德符陰隲慶延子孫  
世居封贈之尊徹極人臣之貴建碑道左顯褒其途  
畦序說為銘銘曰堂堂聖朝烈烈文明仁以配天德  
以延英社稷康乂將帥惟精欽我魏疆為河為方厥  
賦以上厥土惟良異物既產賢臣復彰擾以六韜峻  
以五常弧矢不幹忠孝為光少齒得志勵節勤王扼  
腕不斷瀝膽可嘗虬龍屈盤鷗鷺翱翔平寂計高伐

叛名揚運籌毳帳決勝沙場功業有勛朝廷議勤加  
以羽纛陟以親軍賜以好爵固以藩身得路我士保  
祀我裡貌貅舊統畏敬無垠符竹嘗剖惠愛猶存訓  
子文行果極名臣罔極知報帝命爰臻錫以峻職飾  
以王綸褒榮令嫡激勵愚嚚褒崇既尊典禮斯陳昭  
彼懿德勒自貞珉

景範墓碑銘

殘文節畧

後周

卮載

銘以記功碑以誌行千載之下粲然可觀其惟神道

之表乎故中書侍郎平章事景公範皇朝元佐聿登  
相位而申甫之祥著矣顯德二祀冬十一月薨於淄  
川郡之私第天子廢視朝制贈侍中遣使祭奠飾終  
之典優而厚臣聞景氏之先出於罕姓由烈考太僕  
府君之上曰王父賓大王父閏皆貞晦不仕我大周  
孝皇帝建大功於漢室為北藩於魏邦初筵既開得  
賢斯盛制以公為秋曹郎進階朝散大夫充樞密直  
學士今皇帝嗣位之時登用舊臣洪均在手資忠孝



於君父享富貴之崇高而盡瘁之勞用成美疢封章  
疊上優詔褒稱以列卿歸第懸車故鄉嗟風木之忽  
驚訢昊天兮何稱泣血以居晨漿屢絕哀與性盡卧  
疾而終享年五十有二佳城閉日長楸簣雲勒銘垂  
休以示千古其詞曰長白蒼蒼淄水湯湯哲人之生  
逢時會昌哲人之逝魂遊故鄉山有頽坂水有高岬  
人何世而弗新善有名兮獨遠猗與公兮時用丕顯  
顯德三年十二月

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宋 王安石

宋故朝請大夫給事中知鄆州軍州事兼管內河堤  
勸農同羣牧使上護軍魯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  
戶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孔公者尚書工部侍郎  
贈尚書吏部侍郎諱勗之子兗州曲阜縣令襲封文  
宣公贈兵部尚書諱仁玉之孫兗州泗水縣主簿諱  
光嗣之曾孫而孔子之四十五世孫也其仕當今天  
子天聖寶元之間以剛毅諒直名聞天下嘗知諫院

矣上書請明肅太后歸政天子而廷奏樞密使曹利用上御藥羅崇勳罪狀當是時崇勳操權利與士大夫為市而利用悍強不遜內外憚之嘗為御史中丞矣皇后郭氏廢引諫官御史伏闕以爭之求見上皆不許而固爭之得罪然後已蓋公事君之大節如此此其所以名聞天下而士大夫多以公不終於大位為天下惜者也公諱道輔字原魯初以進士釋褐補寧州軍事推官年少耳然斷獄議事已能使老吏憚

驚遂遷大理寺丞知兗州仙源縣事又有能名其後  
嘗直史館侍制龍圖閣判三司理欠憑由司登聞檢  
院吏部流內銓糾察在京刑獄知許徐兗鄆泰五州  
畱守南京而兗鄆御史中丞皆再至所至官治數以  
爭職不阿或納或遷而公持一節以終身蓋未嘗自  
絀也其在兗州也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  
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某一言乃以公  
為龍圖閣直學士於是人度公為上所思且不久於

外矣未幾果復召以為中丞而宰相使人說公稍折節以待遷公乃告以不能於是又度公且不得久居中而公果出初開封府吏馮士元坐獄語連大臣數人故移其獄御史劾士元罪止於杖又多更赦公見上上固怪士元以小吏與大臣交私汗朝廷而所坐如此而執政又以謂公為大臣道地故出知鄆州公以寶元二年如鄆道得疾以十二月壬申卒於滑州之韋城驛享年五十四其後詔追郭皇后位號而近

臣有為上言公明肅太后時事者上亦記公平生所為故特贈公尚書工部侍郎公夫人金城郡君尚氏尚書都官員外郎諱賓之女生二男子曰淘今為尚書屯田員外郎曰宗翰今為太常博士皆有行治世其家累贈公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兵部侍郎而以嘉祐七年十月壬寅葬公孔子墓之西南百步公廉於財樂振施遇故人子恩厚猶篤而尤不好鬼神機祥事在寧州道士治真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人

傳以為神州將欲視驗以聞故率其屬往拜之而蛇  
果出公即舉笏擊蛇殺之自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  
又皆大服公由是始知名然余觀公數處朝廷大議  
視禍福無所擇其智勇有過人者勝一蛇之妖何足  
道哉世多以此稱公者故余亦不得而畧也銘曰展  
也孔公維志之求行有險夷不改其軌權疆所忌讒  
諂所讐考終厥位寵祿優優維皇好直是錫公休序  
行納銘為識諸幽

按荆公黜春秋誣聖得罪於孔氏  
其誌銘何足為原魯重然重原魯

之人非重  
其文也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宋 歐陽修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  
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  
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  
生年逾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迪將以其弟之女妻  
之先生疑焉介與羣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  
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



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  
輔為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  
執杖履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  
謝也亦然魯人既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  
禮莫不歎嗟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  
大夫其後介為學官語於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  
而未得其方也慶歷二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殿  
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

子監直講嘗召見邇英閣說詩將以為侍講而嫉之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人孔直溫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監處州商稅徙泗州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簽署應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上言孫某行為世法經為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復為國子監直講居三歲以嘉祐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以疾卒於家享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大學時為大

理評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喪惻然予  
其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朋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弔  
哭賻治其喪於是以其年十月二十七日葬先生於  
鄆州須城縣盧泉鄉之北扈原先生治春秋不惑傳  
註不為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  
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  
為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之天子選書吏給紙  
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錄之

藏於秘閣先生一子大年尚幼銘曰聖既歿經更戰  
焚逃藏脫亂僅傳存衆說乘之汨其原怪迂百出雜  
偽真後生牽卑習前聞有欲患之寡攻羣往往止燎  
以膏薪有勇夫子闢浮雲刮磨蔽蝕相吐吞日月卒  
復光破昏博哉功利無窮垠有考其名在斯文

晁君成墓誌記

宋黃廷堅

君成晁氏事親孝恭人不間於其兄弟之言與人交  
其不崖異可親其有所不為可畏喜賓客平生不絕

酒尤安樂於山林川澤之間一世所願治生諧偶入仕遇合蓋未嘗以經意生二十五年乃舉進士得官從仕二十三年然後得著作佐郎四十有七以歿君成處陰匿跡家居未嘗說吏及為吏極事事不有便民上書論列甚武為上虞令以憂去民挽其舟至數日不得行使者任君成按事并使刺其僚君成不撓於法不欺其僚盡心於所委不為之作蒿矢也仕宦類如此故不達少時以謁宋景文公景文稱美之晚

獨好詩時出奇以自見觀古人得失閱世艱勤及其  
所得意一用詩為囊橐熙寧乙卯在京師病卧昭得  
坊呻吟皆詩其子補之榻前抄得比終畧成四十篇  
蜀人蘇軾子瞻論其詩曰清源深靜如其為人濮陽  
杜純孝錫狀曰哭君成者無不盡之哀皆知名長者  
也子瞻名重天下孝錫行已有恥其於兄弟交遊有  
古人難補之又好不朽事其文章有漢間風味於是  
可望以名世君成之後殆其興乎故論譔其世出游

居婚宦使後有考銘詩以嘉其志願而不哀其逢君  
成字也名某晁氏世載遠矣而中微有諱迥者事某  
陵為翰林學承旨以太子少保致仕諡文元生子執  
政開封晁氏始顯君成曾王父諱迪贈刑部侍郎王  
父諱宗簡贈吏部尚書父諱仲偃戶部員外郎刑部  
親文元母弟也夫人楊氏生一男則補之女嫁某官  
張元弼進士柴一作葉助賈碩陳琦三幼在室補之以  
元豐甲子十月乙酉葬君成於濟州任城之呂原其

詩曰不澡雪以姱清不闢墮以徒汙林麓江湖魚鳥  
與為徒通邑大都冠蓋與同衢制行不羶人謂我愚  
人爭也人為我非夫彼棄也吾趨彼汲汲也吾有餘  
浮沈兮孔樂壽考兮不忤高明兮悠長忽勢兮不可  
作河濁兮濟清任丘兮佳城御風驂雲好游兮如平  
生深其中廣其四旁可置守俾無有壞傷植松栢兮  
茂好封爾後之人

朝請大夫李公墓碣銘

宋  
朱熹



右朝請大夫李公諱縝字伯玉濟州鉅野人故駕部郎中贈太子少傅諱景山之曾孫朝請大夫贈少師諱瑑之孫而參知政事贈太師諱邴之嗣子也公之家自少傅之第四子樂靜先生諱昭玘者學於高郵孫公覺眉山蘇公軾之門文甚高而廉靜樂道不求人知仕元祐及建中靖國中為起居舍人至太師公遂以文字行中朝有重名於政宣之間及參建炎大政又以忠節為詔所褒退而老於江湖之上餘二十

年當世益高仰之公生有奇質警悟絕人年十二三時賦盆池詩有疑於月相吞之句故相何卓一見嗟賞既長益自植立務記覽為詞章其言奧雅靚深有非一時文士所及者而深自閉匿惟恐人之或知也性至孝事太師公及母和國夫人油油翼翼無故未嘗輒去左右雖近出數里必取期以還少以父任補承務郎監南嶽廟差充福建路轉運使幹辦公事再除轉運使主管文字公以去親遠不欲行太師公強

遣之至官竟不一歲兩易主管敦宗院以歸未幾丁  
內外艱服除連丐宗官舊秩及為崇道祠官退處於  
家不復有仕進意蓋方是時秦丞相檜當國猜暴巨  
測故家大族一罹飛語無不糜碎公雖棲遲冗散猶  
懼不得脫於是益務潛晦息絕交遊雖親戚少見其  
面如是累年人亦莫測其意也買園居第之東結廬  
種樹翛然其間自號萬如居士而為之傳其詞曰居  
士少知讀書通訓詁不能洽浹如當世儒者然亦無

所不讀其於授受必以義接物必以誠選情直行不  
屑毀譽雖任宦連蹇不遂視一時儕輩官尊祿厚而  
不肯一動其心為敦宗凡三十年官不易而家益貧  
常誦其先訓曰與其有求於人曷若無欲於己與其  
使人可賤不若以賤自安以是當官及家居未嘗求  
人知而人之知之者嘗出於意外少慕阮思曠尚子  
平之為人既孤買宅東隙地僅五畝為屋數楹植花  
數十本竹百箇而置常所閱書數十卷朝夕徜徉於

其間雖金石絲竹之音姬媵環珥之飾車馬旌旗之列五鼎方丈之食不以易其樂性懶甚不喜為文酒酣興廢時為詩以舒懷至其任意擊節慷慨自以為未後於古人性謹密而胸次蕭然無所適莫顧不喜與俗子語稠人廣坐或終日不交一談而藜杖幅巾率然乘興訪高人勝士於閑暇時談世外法至或忘歸間問祖師西來意指僅識其趣不能悟解也其胸懷本趣蓋如此然知公者猶以為文不足而實有餘

也秦丞相死衆賢稍稍登用丞相陳魯公雅知公推挽甚力而不能致乃白以為通判福州事而公已病矣連帥汪公應辰亦知公賢禮敬之且不欲煩以事公曰食焉而怠其事豈吾心哉力請得復奉祠以歸居二年而卒時年五十有六隆興二年十二月某日也公娶趙氏再娶馬氏子男二人諫承務郎訥從事郎孫男一人啓宗將仕郎始公葬太師公泉州南安縣石鼓山而指其北百餘步曰此吾之所歸也卒之

明年三月某日訥奉公樞藏焉又集公所為文十卷  
梅百咏一編藏於家熹之先君子太史公嘗獲從太  
史公遊而辱知焉及熹試吏泉之屬邑又得拜公函  
丈每白事府下退輒詣公公必為置酒留連竟日論  
說古今商畧文字皆極其趣下至吏道物情利病纖  
悉亦無不盡至於有所難言則其悼歎閔惻之情未  
嘗不鬱然見於眉睫之間熹以是知公非真無意於  
世者意公猶且進而有為也後三十年再至溫陵而

拜公墓則其木拱矣俯仰今昔為之流涕蓋不惟荒  
煙野草之悲亦以重歎公之終不遇也於是訥狀公  
行來請銘熹不得辭乃為銘曰石史之德沖靖淵默  
太師之文泆為忠勲公承厥家克篤其慶惟德與文  
既積而盛胡不逢遇達於事功浩其永歸閱此幽宮  
萬如之篇公實自贊銘以昭之不暇有歎

醇德先生墓表

金

党懷英

先生諱去非字廣道上世東蒙人裔出琅琊諸王遷



居平陰之石硤其先世曾祖及祖臻考通皆有隱德  
先生束髮知學問為文章不喜為進取計嘗試有司  
不合即屏去舉業益探六經百家之言務為博瞻精  
詣雜取老莊釋氏諸書採其理要貫穿融會歸諸大  
中要本於吾儒脩身養性之道自信而力行之其發  
於情接於物者求諸古人或難焉鄉人化服翕然咸  
尊之先生無他營獨妻孥耕織以給伏臘弟子贄獻  
資以惠人常居十八九人有求貸者先生不能給為

更貸諸富家約以時償及期其人以窶告先生曰信可失乎賣田代償之棄其券不復問嘗適野有遺金帛於路者為守視不去須其人還訪與之門人班忱親老子稚不能朝夕女已及笄先生為辦妝具擇士壻嫁之因以成家賴以婚娶者甚衆比隣有喪東出則犯禁而衆不利南則隣者忌之西北則人居不可行先生曰世安有死而不得葬者葬而害衆寧獨任之乃壞其蠶室之壁出馬里中惡少嘗遇醉酒嫚罵

先生恬無愠色復引之坐罵益甚久之始去明日惡  
少來謝先生為避不見或曰彼恃酒以逞謂宜少加  
責誚奈何返避之先生曰彼之來既知過矣見之必  
重其愧是以避也惡少聞之感服更折節為善先生  
之教人皆因其材而勉其可至凡所答問得孔子教  
仁教孝之意或挾他道見則就其所學而引之正有  
問以釋氏之戒定慧道家之攝生者則對曰易之寂  
然感通中庸之中和詩之思無邪非定慧與孔子答

顏淵視聽言動勿以非禮非戒歟易之慎言語節飲食孟子之養心寡慾非攝生歟蓋未嘗深詆佛老而其徒頗自棄其學而學焉先生制行不為崖異有請焉無賢不肖必為之盡言或恠其不擇曰善者吾進之不善者吾勉之誠均入於善奚必擇焉故受業於門者人皆以為厚於己也先生歿門人議諡之皆曰先生之德所謂大醇者非耶乃名曰醇德於是進士楊好古以泰山先生李守純之狀與涿郡軍事判官

東平趙渢所錄事實來京師屬鄙文以表諸墓懷英  
昔者宦遊東山是時東阿張子羽在平馬定國奉符  
王頤東平吳大方與其兄大年郭弼趙憲懿申公綽  
諸公與先生相友善講論道義援據古今以孔孟所  
傳為諸儒倡其後出者聞於朝處者行於鄉雖隱顯  
不同而皆以先生為歸諸公相繼去也幾二十年先  
生獨無恙其力道益強傳道益弘信於人者益著士  
大夫聞先生之名過者必見車者必式石硤舊以安

樂名鄉後邑之賢者改曰居賢著其行也先生有曰  
君子得志則行道不得志則明道不必與邪說辯辯  
而勝尤激怒之其害道滋甚故孰將闢之寧自翼之  
孰將驅之寧自扶之邪說之勝久矣善為道者其在  
扶而翼之與蓋與韓愈歐陽修同所以行之或異二  
子達而顯其用力易故決以剛先生窮而約其用力  
難故順以化所遭者然也君子論其功與二子表裡  
云先生性非書無所好晚歲構堂曰困拙日以名教

自樂蓋得於性命之說為深死生之際泊如也大定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終於家享年八十有四諸孤與門人以明年正月二十五日奉先生之喪葬於三山先塋之側先生前是用年得官九品及葬遂以其服禮也葬之日四方來送者三千餘人叢立巨崖為崩嗚呼異哉銘曰古學捨攘道布裂淫慝汨性資剽竊已潰不支矧可遏或激其瀾益善決惟韓歐陽道未溺偉哉先生復世出所遭雖殊用則一守經

會異正途闢有來歸之使順適儒雅振彼鄉邑童  
兒知書曰成德噫天生賢鮮過抑惟窮而隱徒乃集  
嶽神降靈要終嗇劃然響裂應萎哲三山泉如隱封  
鬣不亡者存此其息高風凜然世所式以詔後人視  
茲石

尚寶司丞孟秋墓碑

明姚思仁

今學士大夫言聖賢之學者皆曰齊魯復有孟子蓋  
謂我疆先生云先生諱秋字子成號我疆世為山東



往平人上世有諱通者徙居安平鎮通生鳳鳳生先生先生生而有志慧識過人讀書通大義里師授毛經至桑間濮上棄去不竟學聞其邑宏山張公為陽明家言執弟子禮問業學尚書得明目達聰語灑然有悟發憤下帷謝絕一切即家徒壁立宴如也會安成鄒公善督學山東太平周公怡僉臬事講學貴院得先生大奇之曰益生固自超也并諸生首自以為得先生晚庚午舉順天辛未成進士先生雖早貴

絕不以氣色臨人居京師不與流輩伍獸交驩孟公  
化鯉既得昌黎令下車問疾苦誓以不父母吾民者  
有如日會昌黎邊邑驛傳徭役糧馬鞭甲繁興一切  
為民更始為之器械以備之為之警邏以候之為之  
城池以禦之徭役則省猾吏則詰異才則拔幽隱則  
察公署黷官則脩制乎二百年夙弊一旦苗穉而髮櫛  
之社稷之利也父老胥相慶曰吾邑侯吾邑侯其斯  
謂古之循良也與哉其得民之深有如此暇則進諸

生三十餘人講良知學自以俸餘館穀不費縣官錢  
謂昌黎為鄉先正刻韓文以眎諸生先生心如太虛  
視世界浮雲毫無芥蒂雖居邊圉繁邑未嘗一日擬  
講與諸生盟必先行而後文制外以兼內講肄以端  
其習考覈以程其規標的以大其業弘博以邃其思  
抑揚以厲其志金玉以宣其情夏楚以鼓其氣久之  
士憮然若失也勃而變已翕而從翻然而革先生忻  
忻曰吾教行矣又憚憚與民休息即不為巧宦猶不

失令名諸臺薦以十數上僅得大理評去之日父老  
泣畱遮道時有鹿銜先生裾亦若有戀戀者父老為  
樹碑以識不忘尋從祀名宦先生小試於邑邑皆弦  
歌也署廷尉兩載以廷尉天下平讞獄惟允贈父如  
其官母孺人先生榮及先世矣已卯轉職方領山海  
關是時關政久弛妙簡才望首以往奏給特勅蓋異  
數也先生至嚴譏察裁供應竟為其司官忌遂萋菲  
而巧詆之卒已以考功令調外衆論譁然先生無愠

色乃乞休歸特復過昌黎昌黎士人執禮愈恭使非  
有盛德入人安能如是耶渡灤江作歌歎獻與士人  
別泣數行下抵家卜築家南二十里許徜徉其間有  
終焉之志日課子若徒博刺羣籍剖難析疑側弁而  
吟曰長林豐草吾以適吾適也自是先生道益尊矣  
賢士大夫道安平式廬詣謁旣旄相望或依依數日  
不能去甲申以直指黃公薦起刑部主事尋陞員外  
郎丙戌遷尚寶丞公餘即聚陽和諸公究竟理道殆

無虛日縉紳先生以一領罄咳為快已丑陞本司少  
卿浹旬而卒嗚呼傷哉先生篤學力行苦節清脩以  
名儒特聞以廉吏令終治縣縣治治獄獄理司馬馬  
蕃司刑刑清司璽璽慎投之所向恢恢乎游刃而解  
然本之所由來矣夫先王之學其本以治心其緒餘  
以治天下國家先生事業炳當時蓋其學之緒餘也  
先是先生奉命衡府便道里舍撫臺李公過先生於  
家凡三宿梵寺訂盟儒經翼是時年已六十矣而神

益王時時誦孔孟書不少哀間得聖賢片言隻字有契於心隨筆之以示後人當昌黎入覲時為耿楚侗先生鄭重其論心曰心體本自澄徹一克於己便生翳障蓋真如的一齊現前如如而妙自在必克復而復言仁則宣父何不以克伐仁原憲耶謂顏子合下便是復禮其不以血肉視心以靈源視心先生之學粹矣孟公化鯉稱其河流為澹衡度為平庶幾知先生者哉所著有二明一脈明儒經翼戰國策畧昌

黎文選行於世先生以五日生後贈評事以是日卒  
故終身於是日不為讌集乃孺子慕也事其兄友愛  
篤至雖老且貴若不敢鴈行進者享年六十五卒之  
日不及殮傷哉貧也友人為治棺具其斯為清白吏  
與不佞觀風齊魯得先生遺行文諸麗牲之石表之  
曰有明儒宗我疆孟先生之墓

孝婦冢碑

明

張景華

孝之道大矣哉經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



行也呂氏春秋曰凡理國家者必先務本莫過於孝  
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綱紀也執一術而  
百善至其道非眇小矣若漢東海之婦以孝稱非女  
中之舜參耶按漢史于定國傳載東海有孝婦者少  
寡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不肯姑謂鄰人曰婦事  
我勤苦我哀其無子守寡也久以老累壯奈何後自  
縊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吏  
驗治孝婦自誣服且獄上府定國父于公時為郡決

曹以為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不能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守強斷之咎儻在是乎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熟郡中以此大重于公第不知何以失其姓氏縣志謂竇姓者未然也嗚呼予於此益見孝道之大而天人相與之際捷於影響矣堪輿渺邈人生其間海之杯

水倉之稊米耳若婦盡孝顧蒙不孝之戮天即為之  
枯旱三年及其誣辯而事顯也天雨一人之身其孝  
至於動天地感鬼神道有大於孝者乎天也人也高  
下大小勢若離遯然逆天則旱順天則雨有感必應  
無毫髮爽天人之理果有異乎因思夫天下之事常  
若變兩端而已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  
不孝婦之以不孝死亦事之至變者也天道福善禍  
淫安在哉雖然亦千百中之一二耳使天道又惜無

知焉逆弗早順弗雨為善者可怠歟是故君子為善  
惟求盡其分之當然得失利害之不在我者無恤也  
孝婦以誣受戮人皆寃之然其心俯仰無愧亦含笑  
入地矣詎知其寃乎予於此復有說焉凡禍福之來  
有所自君子不恃智以防之恃其無致禍患之道耳  
孝婦之誣所以成之者人也姑氏昧於愛郡守失於  
察脫姑氏知守節之可尚不自斃而昧於愛郡守知  
于公之平恕不偏聽而失於察孝婦何自蒙誣哉此

又可以為古今鑒也沂二守李君東玉山人來署縣  
事詣冢致祀惟見冢前有東藩憲副吉豐公最躬書  
漢孝婦冢四大字勒諸石而其事之顛末無文以載  
之還請於予曰漢孝婦名與天地相悠久冢獨無文  
以揭揚之亦一大缺典也何以風名教予久蓄世道  
之感聞而大韙其義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不揣  
無文敬為之記

李文襄公墓碑

國朝

田雯

凡忠臣之道有二端焉為其易者裂膽隳肝有死無  
二為其難者開疆復土為國建功是以卞氏效忠不  
辨武庫之績尸鄉表節何如麟閣之圖若夫澤被生  
靈勲蓋天下樹銅表跡刻石紀功我朝以來惟文襄  
公斯為烈矣癸丑之歲一杯釋權三方遘亂滇為禍  
始閩造孽端非關家令吳楚削地之章不學陳平雲  
夢偽遊之計驪山英布本自黥徒南越尉陀翻思帝  
制朝廷蕃屏是寄匪賢勿居范濬陽公總制八閩李

武定公總制三浙東南委任僉曰得人逆賊耿氏反  
易天綱斷茲地軸星精亂動海水羣飛脣齒之間志  
殲於越鋒鏑之下氣奪向吳瀋陽公餌雪餐羶節旄  
盡落關河嚴隔首尾十載頭會箕斂家家自謂供軍  
握壘探符人人志輕當壁公命世應期匡時作宰高  
崖千丈澄波萬頃運山海於襟期擊吳越於懷抱身  
先則闔境胥安交綏則萬人待命慷慨歆辭丹誠貫  
日意氣吐而風雲升嘯唳生而江河止使悲思之嶺

絕勝秦關荔枝之園終還夏物伏竅鼓血上徹於天  
揚麾從公聲振於野江山同官渡之邱天末盛昆陽  
之戰既自天南不競有北方投屬國將還江淮欲徒  
方當走餘善之頭顱歸馬公於同日不謂逢螭萬猶毒  
豺牙競噬累囚釁社原野脂膏嗚呼子能死之我必  
能復之忠孝之節臣子之分圖其大者何其難焉惟  
公一舉而返章安再戰而達歐冶砰轟震地如烈火  
之遇鴻毛破磕隱天若激水之投巖石衡凋戈而見



使者執金鼓而問賊臣俄而谷靜山空冰消霧散雖  
陳寶應之懸首建業王審知之納版洛陽以今方之  
魯何足喻自出擁干旄入叅衡鏡三公絕迹七十懸  
車神仙之術未守庚申天道周星窮於甲戌公薨春  
秋七十有三

天子坐雲臺而念舊臣聞鼓輦而思將帥有

詔褒哀為之不舉嗚呼以今康熙三十六年丁丑

賜葬東原胡夫人祔馬禮也案公姓李氏諱之芳號鄴

園山東武定州人自丁亥成進士凡蒞浙者四以中丞之職讞獄而著清聲以行臺之任麾兵而保重障累部曹歷御史登尚書位宰相處人倫之要職據操撮之雄管並皆直詞抗節垂露難書鴻名偉功懸針不盡與夫先世簪纓子姓銓叙平生高行夙昔善言公本傳年譜墓志已悉書之此則並所畧焉何則譬猶洪鐘萬鈞不計錚錚之積響崑崙九派寧數涓涓之長流余所以表其大端永垂貞石云爾

顏檢討墓誌銘

國朝 田 雯

康熙戊寅某月日日講官起居注兼翰林院檢討顏  
公卒公諱光敷字學山曲阜人其先世復聖之裔之  
推而下數十傳迄公曾祖嗣化多隱德祖允紹河間  
太守父伯璟敦詩說禮以家訓淑其子弟聲著齊魯  
間公少負異才措志墳籍以戊辰進士官翰林壬申  
會講官闕員

上遴文學最優者掌院臣以公名進

召問者再授日講起居注兼翰林院檢討癸酉典浙江鄉試復得人稱

旨

上嘉其廉明旋命提調浙江學政甫報竣疾作還

朝決旬亟上章乞歸卒於家卒之夕語家人曰重膺

異數莫報涓埃所云未效風霜勁空慙雨露私也公

夙昭士譽蚤冠藝林道文麗藻方駕曹王英時俊邁

聯橫鮑謝世之競言文章者闕其戶牖聆其謦欬若

升闕里之堂登龍門之阪矣以故兩操月旦疊聽越  
吟水鏡歎其空明四知凜其介氣使顧盼者倍價剪  
拂者長鳴浙之人士社祀庚桑家奉朱邑俗有為蜉  
蝣之撼作蕙以之疑者知音既稀真賞殆絕於公奚  
損焉公靈姿妙悟尤精琴理嘗曰琴之失傳久矣今  
之鼓琴何殊箏笛吾數年後當別有譜籟曠接響頗  
有餘慙孔翠羣翔豈不多愧嗚呼公亦奇矣公至孝  
官翰林時迎養母於京邸僦居陋巷竭事甘毳友人

贈言曰每向高堂憂菽水何嘗太史不簞瓢傷公之  
貧也今貌爾諸孤葛衣負薪家徒立壁則公之廉可  
知矣昔人云如此人曾不得四十豈仁者不壽自公  
好學之祖已然歟如學山者復何愛吾屣塵尾耶公  
之兄曰淡園脩來兩先生淡園以翰林今方為河東  
齋使脩來吏部郎拱木已積風流頓盡余追憶少壯  
時與淡園脩來交公方作竹馬戲耳歷幾何年溘焉  
朝露玉樓有召遽赴夜臺文通多才偏奪古錦從修

來於地下弟勸兄酬吟魂不孤矣嗟乎龍蛇之歲已  
傷脩來山河云邈復悼學山匠石廢斤於郢人牙生  
輟弦於鍾子日經黃公酒壚不得與阮嵇同飲寧不  
悲哉公配孔氏封孺人三子肇亮肇亭肇豐三女某  
年月日葬於闕之原銘曰顏氏之子才孤標兄弟羅  
立如斗杓李方挺拔真詞豪文章卓犖較壯騷程才  
擁傳馬蕭蕭徒鼉風雨錢塘潮成蹊桃李一握笑古  
諸生排列求其曹上下仙的與神鷲倆如且饑心神

勞鳳哀雉噫山之幽

叶

澗齷齷鬼相招引歸天上

遊逍遙風檣陣馬生狂飈遺文墜翰枳花多

叶

漫愁

石泐防金銷凸墳四尺眠林丘

叶

服烏半夜鳴啾啾

叶落日沒鵲天宇高松髯麓藪匪材臯謫辭鋟石涕

泗交過其下者心鬱陶

附雜著

顏氏家訓

北齊

顏子推

自古明王聖帝猶須勤學况凡庶乎此事徧於經史



吾亦不能鄭重聊舉近世切要以終寤汝耳士大夫子弟數歲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禮傳少者不失經論及至冠婚體性稍定因此天機倍須訓誘有志尚者遂能磨礪以就素業無履立者自茲墮慢便為凡人人生在世會當有業農民則計量耕稼商賈則計論貨賄工巧則致精器用伎藝則深思法術武夫則慣習弓馬文士則講議經書多見士大夫恥涉農商羞務工技射既不能穿札筆則纔記姓名飽食醉

酒忽忽無事以此銷日以此終年或因家世餘緒得一階半級便謂為足安能自苦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蒙然張口如坐雲霧公私宴集談古賦詩塞默低頭欠伸而已有識旁觀代其入地何惜數年勤學長受一生愧辱哉梁朝全盛之時貴游子弟多無學術至於諺云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無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坐棊子方褥憑斑絲隱囊列器玩於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

仙明經求第則顧人答策三九公讌則假手賦詩當  
爾之時亦快士也及離亂之後朝市遷革銓衡選舉  
非復曩者之親當路秉權不見昔時之黨求諸身而  
無所得施之世而無所用披褐而喪珠失皮而露質  
兀若枯木泊若窮流孤獨戎馬之間轉死溝壑之際  
當爾之時誠駑才也有學藝者觸地而安自荒亂已  
來諸見俘者雖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者尚為人  
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以此觀

之安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數百卷書千載終不為  
小人也夫明六經之指涉百家之書縱不能增益德  
行敦厲風俗猶為一藝得以自資父兄不可常依鄉  
國不可長保一旦流離無人庇蔭當自求諸身耳諺  
曰積財千萬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習而可貴者無  
過讀書也世人不問愚智皆欲識人之多見事之廣  
而不肯讀書是猶求飽而懶營饌欲暖而惰裁衣也  
夫讀書之人自羲農以來宇宙之下凡識幾人凡見

幾事生民之成敗好惡固不足論天地所不能藏鬼神所不能隱也有客難主人曰吾見強弩長戟誅罪安民以取公侯者有矣文義習史匡時富國以取卿相者有矣學備古今才兼文武身無祿位妻子饑寒者不可勝數安足貴學乎主人對曰夫命之窮達猶金玉木石也脩以學藝猶磨瑩雕刻也金玉之磨瑩自美其鑿璞木石之段塊自醜其雕刻安可言木石之雕刻乃勝金玉之鑿璞哉不得以有學之貧賤比

於無學之富貴也且負甲為兵咋筆為吏身死名滅者如牛毛角立傑出者如芝草握素披黃吟道詠德苦辛無益者如日蝕逸樂名利者幾秋荼豈得同年而語矣且又聞之生而知之者上學而知之者次所以學者欲其多智明達耳必有天才拔羣出類為將則閻與孫武吳起同術執政則懸得管仲子產之教雖未讀書吾亦謂之學矣今子雖不能然不師古之踪跡猶蒙被而卧耳人見隣里親戚有佳快者使子

弟慕而學之不知使學古人何其蔽也哉世人但知  
跨馬被甲長鎗強弓便云我能為將不知明乎天道  
辨乎地利比量逆順鑒達興亡之妙也但知承上接  
下積財聚穀便云我能為相不知敬鬼事神移風易  
俗調節陰陽薦舉賢聖之至也但知私財不入公事  
夙辨便云我能治民不知誠已刑物執轡如組反風  
滅火化鷓為鳳之術也但知抱令守律早刑晚舍便  
云我能平獄不知同轅觀罪分劍追財假言而奸露

不問而情得之察也爰及農工商賈廝役奴隸釣魚屠肉飯牛牧羊皆有先達可為師表博學求之無不利於事也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腴惕然慚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守職無侵見危授命不忘誠諫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為教本敬者身基矍



然自失斂容抑志也素鄙恠者欲其觀古人之貴賤  
輕財少思寡慾忌盈惡滿賙窮卹匱赧然悔恥積而  
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黜已齒弊舌  
存含垢藏疾尊賢容衆蕭然沮喪若不勝衣也素怯  
懦者欲觀古人之達生委命強毅正直立言必信求  
福不回勃然奮厲不可恐懼也歷茲以往百行皆然  
縱不能淳去泰去甚學之所知施無不達世人讀書  
者但能言之不能行之忠孝無聞仁義不足加以斷

一條訟不必得其理宰千戶縣不必理其民間其造屋不必知楹橫而稅監也問其為田不必知稷早而黍遲也吟笑談謔諷詠詞賦事既優閒材增迂誕軍國經綸畧無施用故為武人俗吏之所詆嗤良由是乎夫學者所以求益耳見人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凌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仇敵惡之如鴟梟如此以學自損不如無學也古之學者為己以補不足也今之學者為人但能說之也古之學者為人行道

以利世也今之學者為己脩身以求進也夫學者猶種樹也春翫其華秋登其實講論文章春華也脩身利行秋實也人生小幼精神專利長成已後思慮散逸固須早教勿失機也吾七歲時誦靈光殿賦至於今日十年一理猶不遺忘二十之外所誦經書一月廢置便至荒蕪矣然人有坎壈失於盛年猶當晚學不可自棄孔子云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魏武袁遺老而彌篤此皆少學而至老不倦也曾子七十

乃學名聞天下荀卿五十始來遊學猶為碩儒公孫  
弘四十餘方讀春秋以此遂登丞相朱雲亦四十始  
學易論語皇甫謐二十始授孝經論語皆終成大儒  
此並早迷而晚寤也世人婚冠未學便稱遲暮因循  
面牆亦為愚爾幼而學者如日之光老而學者如東  
燭夜行猶賢乎瞑目而無見者也學之興廢隨世輕  
重漢時賢俊皆以一經弘聖人之道上明天時下該  
人事用此致卿相者多矣末俗已來不復爾空守章

句但誦師言施之世務殆無一可故士大夫子弟皆以博涉為貴不肯專儒梁朝皇孫以下總非之年必先入學觀其志尚出身已後便從文吏畧無卒業者冠冕為此者則有何允劉瓛明山賓周捨朱异周宏正賀琛賀革蕭子政劉緇等兼通文史不徒講說也洛陽亦聞崔浩張偉劉芳鄴下又見邢子才四儒者雖好經術亦以才博擅名如此諸賢故為上品以外率多田里閒人音辭鄙陋風操蚩拙相與專固無所

堪能問一言輒酬數百責其指歸或無要會鄴下諺  
云博士買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使汝以此為師令  
人氣塞孔子曰學也祿在其中矣今勤無益之事恐  
非業也夫聖人之書所以設教但明練經文粗通注  
義常使言行有得亦足為人何必仲尼居即須兩紙  
疏義燕寢講堂亦復何在以此得勝寧有益乎光陰  
可惜譬諸逝水當博覽機要以濟功業必能兼美吾  
無間焉俗問儒士不涉羣書經緯之外義疏而已吾

初入鄴與博陵崔文彥交游嘗說王粲集中難鄭玄  
尚書事崔轉為諸儒道之始將發口懸見排蹙云文  
集止有詩賦銘誄豈當論經書事乎且先儒之中未  
聞有王粲也崔笑而退竟不以粲集示之魏收之在  
議曹與諸博士議宗廟事引據漢書博士笑曰未聞  
漢書得証經術魏便忿忿多不復言取韋玄成傳擲  
之而起博士一夜共披尋之達明乃來謝曰不謂玄  
成如此口也

獲麟解

唐 韓愈

麟之為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女子皆知其為祥也然麟之為物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為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角者吾知其為牛鬣者吾知其為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不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



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為不祥也又曰  
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  
則謂之不祥也亦宜

仲尼不歷聘解

唐  
李翱

學者多稱仲尼歷聘不遇吾謂仲尼觀禮行道不歷  
聘不遇也夫二國交驩曰聘以臣使於君亦曰聘男  
輸財於女國薦帛於士皆曰聘故無財與無君國之  
命不曰聘也當德蝕哀周道祖七國蓋仲尼傷禮樂

不起是以學韶於齊求師於周將欲聚義以鏡國張  
仁以羅俗使明苟為宗資也且去魯適衛蓋辭在於  
士矣自宋至鄭殆非臣矣絕糧於陳蔡亦無財笑官  
至司寇果不為士安謂聘哉吾聞夫子觀夏道則之  
杞觀殷道則之宋較是而言雖他國可知也安謂歷  
聘哉

答濟為瀆問

李甘

北諸侯來朝過溫溫令送於溫指問水名令曰濟也

侯曰豈濟瀆邪令復曰然侯曰河無望也其橫千里  
渾猛如漲無風或毀舩殺人得清淇洹漳之水不加  
深別為九河不加狹彼所以為瀆也今盡濟水之力  
載數石之舟廣不能橫深不能浮而曰與河同濶等  
秩吾不識先王班祀之意也令曰濟南去數十里過  
河矣寡介如此馳狂濁中未嘗波渝氣奪別河而潛  
積沙連塊千里不壓不翳益壯其流帥汶而東終能  
發山輸海此其所以為瀆也今河負其強大自積石

不捷趨海往來戎狄間脅涇渭澧漆汾洛伊沁之水  
以滋其暴決愁民生中土患勢逆曲多窮始歸海此  
皆濟水所羞也執事豈以大為賢乎諸侯默然

讀孟嘗君傳

宋 王安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  
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  
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  
而制秦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

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聖櫓辭

明  
李傑

弘治乙未歲六月十六日闕里孔子廟災先聖手植  
櫓燬焉京師士大夫聞之罔不驚惋且曰廟貌脩復  
我皇上崇儒右文諒不容緩但茲櫓不可復得惜哉  
予考之誌書手植櫓枯於晉復榮於隋又枯於唐復  
榮於宋元初紫陽楊奐東遊記中云金貞祐兵火焚  
燬無復子遺好事者或為聖像或為簪笏而香氣特

異是則宋時復榮之檜至是不復存矣後八十一歲  
為至元三十一年復生於故處教授張頴為銘以識  
之今所燬者即此檜也然則他日之復生其可必也  
夫為辭以弔之曰維茲之檜兮鬱乎參天蒼色屹立  
兮廟門之前右枝符坤兮左榦象乾膚文隱起兮一  
如糾纏迴柯偃蹇兮蛟龍屈盤蔽虧日月兮凌厲風  
煙嘉種特異兮材良孔堅根蟠厚土兮下入九泉尼  
山培根兮泗水滋源鍾靈孕秀兮餘二千年是惟先

聖之所手植兮夫豈常木之可比肩載枯載榮兮凡  
幾生意常存兮不死日月光食兮重明甲子數窮兮  
復起嗟茲檜之被燬兮元氣鬱而蘊精迨靈雨之既  
零兮萌孽勃乎其奮興惟聖道之光大兮與天地而  
同久冀茲檜之復生兮歷萬年而不朽

山東通志卷三十五之二十